



世界科幻名家名作

SHIJIEKEHUANMINGJIAMINGZUO

异星战场

[美国]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宋 寒/编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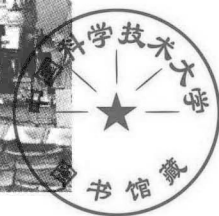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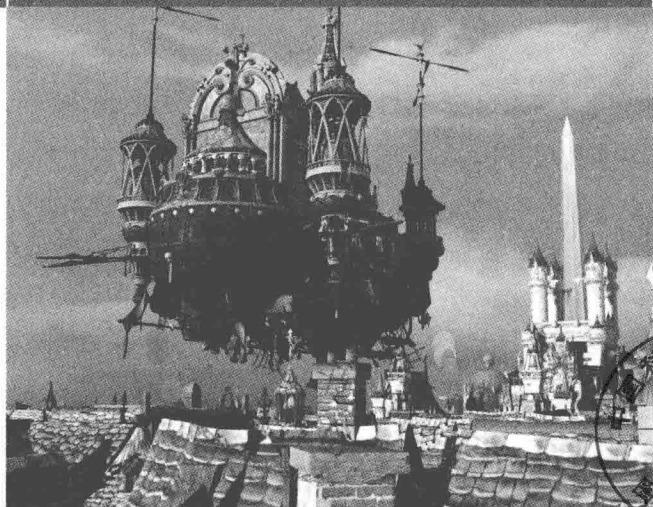
海燕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家名作

SHIJIEKEHUANMINGJIAMINGZUO

异星战场

[美国] 埃德加·赖斯·伯勒斯/著 宋 寒/编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星战场/(美) 伯勒斯著; 宋寒编译. —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5.1

(世界科幻名家名作)

ISBN 978-7-5350-5941-3

I. ①异… II. ①伯… ②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0188 号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5734522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11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在亚利桑那州山上	004
第二章 死里逃生	009
第三章 我到了火星.....	013
第四章 俘虏.....	021
第五章 我摆脱了监视我的狗.....	028
第六章 赢得朋友的一场战斗.....	032
第七章 火星上的育婴工作	036
第八章 一个从天空抓来的美丽的俘虏	041
第九章 我学习火星人的语言	045
第十章 大冠军和首领	049
第十一章 和德佳·托丽丝在一起	058
第十二章 拥有权利的囚徒	064
第十三章 火星上的爱情	068
第十四章 生死搏斗.....	074
第十五章 索拉的故事.....	082
第十六章 我们计划逃跑	089
第十七章 又入虎口.....	097

第十八章	在沃胡恩的监狱里	104
第十九章	竞技场上的格斗	108
第二十章	在空气制造厂	113
第二十一章	飞往佐丹加的侦察机	122
第二十二章	我找到了德佳	131
第二十三章	在空中迷了路	140
第二十四章	塔斯·塔卡斯找到了朋友	146
第二十五章	佐丹加遭劫	153
第二十六章	厮杀后的欢乐	158
第二十七章	欢乐后的死亡	163
第二十八章	在亚利桑那的山洞里	168



引 子

卡特上尉的奇怪手稿终于印刷成书了。在此，我想针对他的了不起给大家说几句，相信大家会感兴趣的。

我对卡特上尉最早的记忆是这样的：那是南北战争之前，我仅仅五岁的时候，他有幸在我们弗吉尼亚州的家里待了几个月。作为运动员的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面庞发亮，而且感觉似乎总是在笑着，我喜欢一口一个杰克大叔地喊他。

每次和我们这些孩子玩耍的时候，他就像和成年人一起玩耍一样，非常友好，非常快乐；当他听我的老祖母讲她在世界各地的生活见闻的时候，也会安静地坐上很久。我们都非常喜欢杰克大叔，尤其是奴隶们，更是非常崇敬他。

特别是他身高有六英尺两英寸，肩膀宽腰身细，一副训练有素的战士形象，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杰克大叔喜欢将头发剪得很短，一双青灰的眼睛，加上非常端正的相貌，给人热情、坚强、上进和可信的感觉。如此风度翩翩，时刻突显出南方绅士那种独特的优雅与高贵。

杰克大叔的骑术尤其了得。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谁能超越他，尤其是有猎狗紧跟着驰骋的时候，那劲头儿更是让人惊讶、赞许。我父亲倒是经常提醒他：千万别粗心，别骄傲自满。但是，他却笑着说：我不能驾驭的马匹，还没有出生呢！

到南北战争的时候，卡特上尉就离开我们了，一直有十五六年的时间，



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不过，没有预兆的，他又突然回来了。我感觉他没太大的变化：外表一点儿都不显老；与人相处还是那样和蔼和快乐。不过，他倒是喜欢一个人待着思考了，尤其是在晚上，总是呆呆地看着天空长达好几个小时；而且他的眼神里，竟然饱含着许多眷恋和忧郁。

直到很多年之后，当他将自己的手稿给我看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卡特上尉说，从南北战争开始，他在亚利桑那州搞采矿，花费了一些时间，还赚了不少钱。但是，对于其具体的生活细节，他却不是很愿意讲。

又在我们家待了一年左右，卡特上尉就去了纽约，在哈德逊河边买了片地皮；他在河畔的峭壁边，修建了非常漂亮的小屋。每年我们都要过去看，到一八八五年前后的一个冬季，也是我们最后去拜访的几次，他都一直忙着写自己的手稿。

他非常神秘地交给我一把保险柜的钥匙，说如果自己发生了什么不测，就叫我接管他的全部遗产。他还特别要我保证，按照保险柜里遗嘱的要求，执行他在上面写的指示。

好几天晚上，我们都休息了，却发现卡特上尉一个人沐着月光，站在修建房子的峭壁边缘上，虔诚地向天空伸出双臂祈祷。我非常不解，印象中他可不是教徒。

在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他之后，也就是一八八六年的三月一日，我收到了卡特上尉要我去他家的电报。我马不停蹄地赶了去。在三月四日上午离他家不远的小车站，我从租马车人那里得知，这天早上刚刚天亮，他已经不幸离世了。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我并没有感到意外。我尽快地赶到了他家，准备按他以前的嘱咐，处理他的后事。

和发现他遗体的看守人、当地警长、法医和几个本地人一起，我们来到

了卡特上尉的小书房里。看守人说，刚发现他时，他的身体还是温暖的，他朝着峭壁边缘方向，伸展双臂，直挺挺地躺在雪地上。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见卡特上尉独自祈祷的样子。据法医检查，卡特上尉的遗体没有暴力侵犯的痕迹，是死于心脏病。

后来，我就留在书房内整理卡特上尉的东西，按他以前的嘱托，打开保险柜的抽屉，拿出了里面的东西。虽然那些指示非常特殊，但是，我还是要按自己当初的承诺，忠诚地执行其中的细节。

卡特上尉指示我：将自己的遗体不做任何防腐处理；运到弗吉尼亚州他事先造好的墓穴内，而且要将棺材的盖子去掉；尤其是必须由我亲自监视完成。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墓穴通风非常好。

在财产继承方面，卡特上尉将他二十五年的全部积蓄都赠予了我。他特别要求的，就是这本完全密封着的手稿。他说，必须保持十一年的封存状态，而且在他过世二十一年之后，才能公布手稿里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就是卡特上尉自己弄的那个墓穴的门，竟然安了一个只能从里面打开的、偌大的镀金弹簧锁。



第一章 在亚利桑那州山上

我已经很老了，或者一百岁，或者更长，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老。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是一个成年男人，大概三十岁的样子，没有任何童年的记忆；虽然无论四十年以前还是现在，我都一个样子，但我还是明白自己终究将衰亡死去，是那种再也不能活过来的死去。虽然，我也死过两次了，而且都复活了；但是，我依旧和你一样，心里对死亡非常害怕。是的，我同样是怕死的。

基于对死的担心和必死的心理，我决定将我生活和死亡的不同时期里那些有趣的故事都记录下来。这些奇怪事情，是我死在亚利桑那州某个山洞里，长达十年无人发现时发生的。当然，我根本无法做出解释，所以我特别以一个士兵的口吻，将那些奇遇记录下来。

当然，我记录的这些，一般人都是不会相信的；尤其因为担心受到无知旁人的讥讽、谴责甚至被当成骗子，我从来没将故事讲出去半个字，至少在我死去之前，我必须一直保持手稿的秘密。我生活在火星上的细节都汇集在了这本稿子中。这些对于你算是神秘的东西，我已经司空见惯。希望它们，能帮助我们地球人类，逐步了解火星的神秘。

对了，我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约翰·卡特，在弗吉尼亚州，如果说杰克·卡特上尉，相信大家会更熟悉些。南北战争时，我有几十万南方货币，还被授予骑兵上尉军衔。但是，随着南方联邦的梦破，那些都成了烟云。部队不在、没有领导、没有金钱，靠打仗吃饭是不行了。最后，我只好在找金子方面动脑筋，准备到西南地区闯一闯。



我和原来在南方联邦当官的里奇蒙的詹姆斯·K·鲍威尔上尉一起，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勘探金矿。鲍威尔以前接受过采矿工程师教育。果然不负期望，我们在一八六五年冬天，终于发现了含金的石英矿脉。鲍威尔说，这个矿至少价值一百多万美元。

由于之前准备的采矿设备太陈旧，我们俩商量，其中一个人必须回到文明地区去，一是采购必要的采矿机械，二是组织适当的人员。最后，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鲍威尔，担负起了这个任务；而我，则留在矿区，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藏。

于是，一八六六年三月三日，鲍威尔带着口粮和我们仅有的两只劳动驴子，骑马顺着山坡向山谷出发了。

那是个非常晴朗而且美丽的早晨，我一直注视着鲍威尔远去的身影。他骑的马和驮着粮食的驴子，不断地在山谷和山脊之间翻越，有时也会走上平坦的高原地方，直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依然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开始进入山谷另一边的山脉背后了。

又过了半小时之后，一直不放心的我再次看向他，最后一眼看见他们的地方，我恍惚觉得有三个小点一样，原本不爱庸人自扰的我，竟然有些不安起来。不过，最后我还是安慰了自己，我要求自己相信，那些小点仅仅是什么羚羊或者野马之类的。

在我和鲍威尔进入这片地域之前，人们都传言，印第安人总是在山路上神出鬼没，每一个入他们手的白人都会被折磨，最终被杀死。但是，我们俩来的这段时间，竟然从来没有遇到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也正是如此，我们开始麻痹大意了，开始将过去那些关于印第安人野蛮抢劫的事情当成了空谈。

虽然鲍威尔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而且还武装得不错，但一想到以前我在北方的时候和印第安人战斗多年的事实，尤其想到那些善于追踪的印第安人阿柏支系，我的心就焦急万分。最后，再也按捺不住的我，带上了两支左轮枪和一



支卡宾枪，绑上两条子弹条，就急急忙忙骑上马，朝鲍威尔走的方向赶去了。

我巴不得马上追上鲍威尔，所以只要有点儿平坦的路，我就使劲儿催马。快到天黑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鲍威尔的足迹。但是，让人焦心的是，这里还有其他三匹没有装蹄铁的矮种马足迹，它们曾经飞奔过。

跟着马的足迹，我不停地赶着，我只是在夜深没有月色的时候，才勉强休息一下。我一直祈祷，希望我以为的危险根本是杞人忧天，希望当我追上鲍威尔的时候，他轻松地笑我多心了。当然，这种责任感是我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我的剑总是效忠我的上司，不断地被鲜血染红；也因此，我曾先后光荣地获得了共和国赐予的三个荣誉：一个强有力的老皇帝和几个小君主的勋章和友谊。

到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月亮逐渐升起来了，我急不可待地继续前进，一直到半夜才停下来休息。当时，我到达了鲍威尔预计扎营的水洼边。但让我焦心的是，那里一片原始地，竟然没有人扎营的痕迹。

那些追逐的马蹄痕迹非常明显，一直紧紧跟着鲍威尔的足迹，除了在水洼边小小停顿了一下，其他时间完全紧跟鲍威尔。从他们的追逐技术看，他们一定是印第安人阿柏支系，而且我预计，他们是想活捉鲍威尔，然后折磨他。我心急如焚，不断策马，希望在他们下手之前追上他们。

突然，前面出现了两声不是很清晰的枪声，我知道，该发生的已经开始了。我更快地催马前行，虽然那些路并不适合飞奔。

大概前进了一英里的样子，穿过山谷，我来到了一个开阔的高原上，那些枪声竟然再也没有响起。我看见的那些景象，竟让我有些惊讶和沮丧。

这是一个印第安人聚集地，散布着许多圆锥形帐篷，有大约五百个红皮肤的武士，正集结在营地中心，注视着某个他们感兴趣的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暂时没有发现我。我急忙转回到了黑暗的峡谷里，将自己隐蔽起来。

说实在的，我虽然不是什么钢铁材料制成的，但是，每当我面临死亡或者其他各种威胁，或者处于某种使命和行动中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逃跑，而是勇敢面对。这种面对，是属于不假思索油然而生的责任心；我不管别人如何看我，更无所谓是否算是英雄，我对自己这种勇敢和责任，从来没有后悔过。

转念之间，我就猛然抽出了自己的两支左轮手枪，大声喊叫着冲向了印第安武士。我只是不断将左轮手枪射击，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战术。因为我的袭击非常突然，那些印第安武士顿时乱了。他们估计是以往受到过一个团的正规军袭击，一个个急忙分散逃窜，自顾自地取武器去了。

在亚利桑那州明亮的月光下，我看见鲍威尔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身上则布满了致命的箭矢。虽然我知道，他这样已经必死无疑。但是，我还是抱着能拯救他的心，准备将他的身体抱起来，至少要给鲍威尔留个全尸。

我飞快地靠近鲍威尔的身体，快速地俯身抓住鲍威尔的子弹带，将他拉到了我的马肩上。想着刚才来的路，一定会充满危险，我就用马刺扎了我可怜的马，督促它从山口的开口冲出去。

这个时候，发现我是单枪匹马的印第安人，开始不停地咒骂，不停地向我发出箭矢和枪弹。因为月光有限，我的突然袭击弄晕了他们，加上我不断地快速地移动，他们想射击到我，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我总算是从这群非常善于追逐的敌人手中逃出去，进入山峦重叠中得以隐蔽起来。

难得的是，我的马竟然也学会了我的勇敢和责任心，它竟然没有按照我的驱赶前进，而是从另一条狭窄的往山顶的路逃出。我估计也正是这个独辟的蹊径，才让我得以逃出。也正是这样我才能捡回一条命，才让我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从事一段离奇的冒险。

特别是那些野蛮敌人的叫嚣声越来越远离和模糊的时候，我更加肯定了，我的马儿没按我的想法走，是非常正确的。他们从高原边缘的岩层左边追过去了，而我却是从右边逃开了。

在一个不大的平地上，我停下了马，我看见左面下边的山路上，那些器



张跋扈的敌人，往邻近的山峰间追逐而去。我知道，这些印第安人很快会发现自己错了，当他们再次回来的时候，一定会找到我的足迹，继续对我造成严重威胁。

一条非常好走的山路，出现在陡峭的悬崖正面，它前往的方向，正是我计划的方向。此时，我的左边是垂直的深涧，估计有七百多英尺；而右边，则是几百英尺高的峭壁。我仅仅走了很小一段，大概也就一百码的样子，向右转弯，发现了一个大山洞。这个位于小路终点的山洞，洞口足足有四英尺见方。

时间一下来到了早晨。作为亚利桑那州最特别的地方之一，这里是几乎没有天色渐渐变亮的过程。我将鲍威尔从马上卸下，急切地检查了好一阵，但最终没有发现任何生还的迹象。

虽然我也知道，他复活是完全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拿出水来，先给他的嘴里倒了些，然后清洗他的脸庞，接着是尽量暖和他的双手。就这样，我一直弄了至少三十分钟。毫无疑问，我非常尊重和喜欢鲍威尔，他不仅仅是一位非常有修养的绅士，更是我坚定且忠实的好伙伴。

最后，悲痛不已的我，只好完全放弃了救活他的希望，将他的遗体放在了一个突出的石头上，然后爬进了那个大山洞。山洞足足有一百英尺见方，高度有三四十英尺，而地面因为经常踩踏变得非常平滑，可见，这里曾经长时间住人。再后面的地方，因为光线不好，是否有其他洞穴连着，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洞是那种易守难攻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已经相对安全了。但是，估计是因为长途跋涉，尤其是追踪和战斗等紧张状态，我的困意很快上来了，我几乎想马上就躺下，好好睡一觉。

但是我不断告诫自己，现在还不是睡觉的时候，不然，那些野蛮的红皮肤武士就会轻易地袭击我，擒住我。于是，我努力朝洞口走去。

事与愿违，我竟然像喝醉了一样，力不可支地斜靠在了洞壁上，最后还顺着墙壁滑到了地上。



第二章 死里逃生

正当我被美妙的睡意降服，即将松弛全身进入梦乡的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清晰地传来。我的思维马上清醒了过来，但是，让我不解的是，我的身体竟然不听我的使唤了，如同千钧巨石一样，无法动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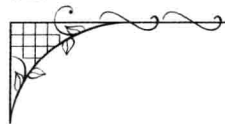
在这非常危急的时候，竟然有两团薄雾，在洞穴里飘散开来，虽然雾非常薄，但透过日光，还是能看清楚。更要命的是，我闻到了一阵刺激性的臭味，让我不免想到是不是什么毒气。我的身体究竟怎么了？怎么就不能被我清晰的思维控制啦？我非常疑惑。

当时，躺在地上的我，脸是对着洞口的，洞外转弯的那一段小路直接映入眼帘。那些马蹄声已经停了下来，我估计印第安人正匍匐在岩石上，向我靠近。我当时就想，他们抓到我之后，拜托直接解决我，而不是慢慢折磨我。

很快就有轻微的声音传来，接着，一张戴着羽毛、涂条纹的标志性脸庞，绕过峭壁的突起，一双凶猛的双眼就跟我对上了。我估计，如果不是阳光的照射，他兴许是看不见薄雾中的我的。

非常奇怪的是，那张双眼突出下巴下垂的脸，竟然并不靠近我，而是仅仅看着。没等我多想，又有好几张凶恶的脸孔，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很明显，因为峭壁的突出太窄了，不然他们一定会挤上来更多的人。

我突然发现，他们的脸上，都显现出一种疑惑、恐怖的神色。接着，有什么低沉但非常清晰的呻吟声从洞穴内传出，等传到印第安人那边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惊慌失措地逃走了。在逃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武士，不慎直



接从峭壁上摔了下去。听着那撕心裂肺的声音响彻山谷，然后顿时安静，我却根本无法动弹，不知道后面究竟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出现。

虽然那个吓人的声音没有再出现，但就那么一下，已经让我脑子浮想联翩了。我几乎将自己过去面对的各种危险，都拿出来快速地对比，我用飞速的思考，麻痹自己无限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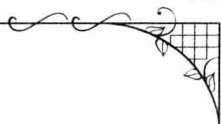
那么微弱的声音，难道是有人在慢慢靠近我吗？可是，声音怎么又消失了？难道和我刚才身体失去知觉有关系？拜托，我心中一直拜托身体的麻木，能如它的突然降临一样赶紧离开。

我的马儿拖着缰绳，回到了山路上，我估计它是想找食物和水了；而鲍威尔的尸体，还在突出的石头上。我就这样孤零零地待着，如果不是它们的陪伴，那就更糟糕了。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午夜，什么声音都再也没出现，那种死寂非常瘆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竟然昏昏入睡了。直到第二天凌晨，耳朵被那个可怕的呻吟声再次吵醒，夹杂着模糊的类似落叶一样的沙沙声。

经过一夜多的积累，那种恐惧非常深刻，尤其是在睡意中，再次被它突然惊醒，我的心脏简直就要蹦出来了。我几乎梦想，能有什么超人的力量或者神来之笔，能让我解脱。当然，那样的期待完全是思想和意识上的，行动和肌肉上却无能为力。不知道是不是努力带来的结果，在一阵恶心之后，我竟然感觉身体里有种类似东西折断的咔嚓声音传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站了起来，靠着洞壁站了起来。

我急切地希望看见，我一直没有面对的那个恐怖的对手。在淡淡的月光照射下，我竟然看见一个非常熟悉的身体，躺在我的面前，确切地说，是遗体，是我自己的遗体。很明显，我或者他已经躺了很多个钟头了，双眼空洞地看着洞口，双手无力地耷拉在地面上。关键是，之前我是穿了衣服摔倒的，但现在却是裸露身体躺在那儿。



我一边看看我赤裸的遗体，一边看看自己。天哪！我从没有如这个时候那样疑惑费解过！如此突然的变化，让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脑子里全是眼前场景的不断翻滚。我猛然想到：难道这就是死亡吗？！

不可思议，我竟然转换到了另外的生命体？我无法相信这个事情，毕竟当我努力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依旧能感知到心脏在跳动，而且鼻息也非常急切，就是汗毛也跟着出冷汗。到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该掐一下自己，就好像鉴别是否在梦中一样。神奇的是，我的确感觉到肉疼，看来我并不是幽灵之类的。

接着，洞内古怪的呻吟声竟然又来了，它让我暂时放下了其他疑问；毕竟自己现在身上连衣服都没有，没有任何防御，我可不希望直接面对这个奇怪的威胁。

那个时候，我仅余的两支左轮手枪，还留在我地面的遗体上，而且我无法接触，哪怕是靠近我的遗体。之前不是还有卡宾枪嘛，它和长筒靴一起，放在马鞍上了，而且非常可惜的是，我的马已经走掉了。我觉得，我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迅速地逃跑。

正当我这样思考的间隙，洞内黑暗处的那个家伙，正伴随着沙沙声，偷偷地向我爬来。我告诫自己，必须马上做出逃走决定。

逃跑，是我远离恐惧时最佳最迫在眉睫的方法！于是，我迅速地从洞口蹦跳而出，直接来到了星光熠熠的夜空之下。一阵阵清新凉爽的空气，不断吸入我的身体，让我顿时精神了许多。我的身体如同注入了新生命一样，勇气再次回来了，当我坐在岩石凸起的地方时，开始反省自己刚才的那些恐惧。

想想刚才在洞穴里，已经连续好几个钟头了，可是那个恐惧的东西从来都没有侵犯过我。如此对比之下，刚才的忧虑似乎有些多余了。接着，我突然觉得，之前那些恐惧估计都是错误的，仅仅是风吹入洞穴，在洞穴的特殊构造下，发出的某种声音罢了，要说害处，简直是无稽之谈。



为了进一步证明我的后知后觉是正确的，我准备好好查看一下。我先是仰头，呼吸着亚利桑那州山谷的夜色中那新鲜且让人清凉的空气，然后，又转向下面的峡谷，看看那些长满仙人掌的美丽景色。虽然因为夜色阻拦，不是非常清楚，却也因为月色更显示出一分柔和的美丽。

而远处的景色，有银色的群山边缘、陡峭的山脊和蜿蜒的山谷的光线和阴影，还有许多高大的仙人掌，透出优美和挺拔的身躯。这些景色因为夜色的模糊和月光的照耀，更是显出独特的迷人之处。这里的景色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景色完全不一样，但可惜却被人们遗忘了。

鸟瞰完眼前的景色，我又开始将视线转向了天空之中，那数不清的星星和夜色一起，如同一个无形的大盖搁在了上面。很快，我的视线就被地平线附近的那颗红色的星星吸引了。是的，那正是火星，一颗让我感觉到极大吸引力的星宿。尤其作为一个战士来说，作为战神，更是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特别是在这万念俱寂的深夜，就好像有一股难以言状的神秘力量，如同磁石吸附铁屑一样，不断召唤我前去。

非常不解，我竟然有自己想去火星的愿望，而且愿望非常强烈起来。于是乎，我紧闭双眼，以匍匐展翅的感觉伸展开双臂。恍惚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飞升起来，从空气中飞入云层，飞入夜色，我感觉身体周围非常寒冷，非常黑暗。很快，我就飞入了茫茫宇宙，最后竟然被它瞬间吸附了过去。